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七十四至七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楊汝梅

梁谿集卷七十四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三十六

吴錫申捉到李贇等奏狀

湖南撫潰兵作過奏狀

招降到王進等人兵奏狀

據左武大夫泰州刺史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吴錫申准宣撫使司劄子使司契勘馬友下潰散統領王進等五千餘人在湘鄉安化縣界首占據七星寨四散打擄放火殺人作過先係韓少師并提刑司差人前去招安一向遷延不即前來公參近有一頭項

三百餘人以受招安為名前來潭州江西岸道林寺屯泊緣使司在衡山縣措置步諒人馬未到州間却陰與潭州城内已前招到人兵通謀表裏相應誘引城内人兵數百人出城前去歸隊一夜乘船直抵城下意在背叛作過劫取錢糧當被使司先差往潭州彈壓統領官李建覺探得知領兵射回賊船其賊連夜走歸七星寨合大隊依前沿路殺人放火據州縣申到賊勢大段猖獗合行招捕劉錫仰將帶統領官李建馬準焦元等各

統所部軍馬齎使司牓文前去招捕至十月初十日過
大溈山溈壠莊逢賊五百餘人於兩山埋伏被本軍將
官畦貴差白旗子綽探得知領兵從四山並進掩擊賊
兵奔走入七星寨錫遂帶領一行軍馬前去追襲當日
晚離七星寨十里下寨先差效用李青齎使司旗牓前
去招撫錫即使擁軍於十一日絕早到七星寨口內有
一項王俊等帶領一千餘人先次開走遠去外其王進
等走往蔡塘恃守山險占據地利創立硬寨錫遂領衆

兵直抵賊寨分布髙山四面圍掩其賊無所逃遁勢力
逼迫方據李青於賊寨内將引到提轄徐彦出來報覆
稱王進等三千餘人願就招降錫為先准使司指揮如
賊意願就招降即不得恣行勦殺當時遂遣統領官李
建焦元馬準與將官畦貴許權直入賊寨諭以禍福其
間尚有引衆執夯槍刀不受招降之人遂指令軍馬圍
定寨門收捉對衆處斬號令彈壓賊衆盡納器械錫即
時管押所招降到王進等并老小赴使司公參訖所有

一行將士等委是用命向前圍下賊衆賊徒知不獲免哀鳴乞降不欲殺戮實有勞效伏望詳酌特賜保明申奏乞朝廷推賞施行須至奏聞者右所據統制官吳錫前項申述臣除已一面勘會立功人等第請實別具保明申奏外所有招降到王進等一行人兵臣已措置揀選將老弱不堪披帶執役及被驅虜人給據放令逐便外其强壯堪披帶人並撥隷諸統制官下使喚訖所有王俊等領一千餘人節次探報見往邵州界作過臣已

差統制官吳錫等再領軍馬前去追襲措置招捕施行

按發張挨等在任取受不法奏狀

據右承務郎權通判潭州軍州事張挨申自靖康元年節次於本州置到宅子兩所房錢五貫并於湘潭縣置到田土及於孤遺買到莊子通共四處委是妨嫌申乞詳酌依條對換一別州通判理到任月日或令挨折貲罷任施行臣契勘權潭州通判張挨於本州既有物産委有妨嫌合行罷任已劄本官依所乞罷任外體問得

張揆元係修職郎權知湘潭縣因孔彥舟占據潭州與揆鄉里令傅雱差揆權通判揆與彥舟通家往還至以妻妾奉之倚其勢力與成忠郎權知長沙縣林之問縣尉張傑等同作姦弊恣為不法以科數為名百端騷擾類多入已及彥舟叛去又與林之問因馬友在潭州依舊因緣為姦任內於湘潭等縣置買田宅假託唐暉孟擴等名目置買并將諸縣官田低價估賣贏落取受及與林之問收到諸處空名官告度牒自擅書填出賣得

錢入已贓數鉅萬自知所為不法陰養亡命以為羽翼姦贓狼籍罪惡貫盈臣已勾追張挨林之間張傑等枷項送所司差潭州長沙縣丞李綬置司推治及委轉運判官王淮監勘追干連證佐人等根勘情節續具案申奏外須至奏聞者

乞宮祠奏狀

右臣昨准告命除臣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內外官司不得收接文字臣以閑廢之久早衰多病不敢

輒當委寄之重具奏辭免伏蒙聖慈特遣中使傳宣降
賜敦遣疾速赴任臣仰廹天威力疾就道衝冒暑熱得
痢瘧之疾久不痊愈既到本路夙夜黽勉究心職事以
圖尺寸之效少報大恩而臣憂患之餘疾病交攻志慮
凋落動輒遺忘深恐無以仰副委任之意有誤國事伏
望聖慈察臣數千里冒暑遠來到本路已及三月餘日
仰體朝廷德意罷去科須拊循凋瘵民漸歸業遣兵將
降到馬友下潰兵除放散外得强壯近萬餘人分隷諸

將措置防秋亦漸就緒目今湖南路別無大段盜賊境外亦無警急探報即非有所規避特降睿旨依舊除臣一在外宫觀差遣別選能臣付以四路重寄使臣得就閑散尋訪醫藥庶幾未先犬馬以填溝壑異時蒙被驅策誓極糜捐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推勘張挨等不法奏狀

本司先體訪得右承務郎權通判潭州軍州事張挨元係修職郎權知湘潭縣因孔彦舟占據潭州與挨鄉里

令傳雩差挨權通判挨與彦舟通家往還至以妻妾奉之倚其勢力與成忠郎權知長沙縣林之問縣尉張傑等同作姦弊恣為不法以科數為名百端騷擾類多入已及彦舟叛去又與林之問因馬友在潭州依舊因緣為姦任內於湘潭等縣買置田宅假託唐暉孟振等名目買置并將諸縣官田低價估賣驘落取受及與林之問收到諸處空名官告度牒自擅書填出賣得錢入已贓數鉅萬自知所為不法陰養亡命以為羽翼姦贓狼

籍罪惡貫盈本司已將逐人枷項送所司差左宣教郎
長沙縣丞李綬置司推治及委右朝散郎充湖南轉運
判官公事王淮監勘本司已具録因依奏聞及申尚書
省照會去後不住催促十月三十日據推勘官李綬及
監勘官王淮申勘到張挨入已贓二萬七千八百餘貫
紐絹一萬三千九百餘疋林之問入已贓一萬三千四
百餘貫紐絹六千七百餘疋所招情犯因依除已係推
勘院具案奏聞外臣契勘張挨林之問等倚賊為姦作

過累年前後侵盜官錢刻剥百姓脂膏贓私入已不可數計緣經營姦利日久交結小人蹤跡詭祕令來搜發勘鞫其張挟等類以簿書不存證佐亡歿官司難以稽考臣以潭州盜賊方定人始復業深慮干連枝蔓不欲一一研窮根究其推勘院止令據目前見在證佐有文字可以追會者根究勘鞫已見逐人贓數不少死有餘罪外據林之問李珏通說曾見孔彦舟言挟有勸彦舟據二廣洞庭不可分付别人之語雖林之問李珏兩人

通説一同緣為彥舟不在挨不招伏獄無從勘挨實跡切謂當時彥舟改過已受朝廷恩命忽復反覆背叛未必非挨有以啓之挨迎彥舟於湘潭縣迤邐同來潭州彥舟反叛官員如孟擴等例皆被害而挨與之問獨全挨雖以妻妾奉賊名為驅虜前去其後猶遣人與彥舟通書不絕馬友之來挨復與友款密假友討擊彥舟之功僥倖改官以除通判仍權州事洎李宏殺馬友其徒黨盡掠在城公私之物帑庫一空百姓官吏剥脱衣服

悉皆裸露又甚於彦舟初叛之時友下潰兵四出焚刼
作過至今為患未已而挨與之問坐觀變亂其身與家
安然無事生計獨存考其始終變詐百出陽為任職自
立官府其實交結盜賊幸亂樂禍用意不測若非朝廷
遣師提兵徑到潭州折其姦謀則挨與之問倚賊為湖
南之害未有已時罪惡實為重大今推勘到張挨林之
問等情節各係死罪伏望聖慈察張挨林之問等情理
巨蠧特降睿旨處斷施行庶為姦贓之吏不忠於國家

者之戒

吴錫申捉到李贇等奏狀

本司契勘先有馬友下潰散統領王進王俊等五千餘人在潭州湘鄉安化縣界首占據七星寨四散打虜放火殺人作過臣尋遣前軍統制軍馬左武大夫泰州刺史吴錫將帶人兵前去措置招捕續據吴錫申部領人兵至七星寨口數内有一項王俊等帶領一千餘人先次開走遠去外有王進等三千餘人被官兵圍掩無所

逃遁並各情願招降其王進等一行人兵及老小等已押赴本司公參逐一揀選並分隸諸軍使喚臣已具上項因依奏聞并申樞密院照會訖續節次據探報王俊等帶領一千餘人見在邵州界内出沒作過臣再遣吳錫將所部軍馬前去措置掩捕今據吳錫申到邵州賊在地名峯嶺髙平等處劄寨去邵州城二十餘里錫遂將帶軍馬於十一月初四日五鼓以來乘賊不備直至峯嶺其賊恃嶮把定關隘錫鼔勇一行將士不避矢石

取奪到峯嶺關殺退賊徒追趕到高平大寨前有賊一千餘人分兩頭項與官兵接戰相拒至未時以來賊衆大敗殺死賊徒四百三十餘人并活捉到將官李贇收救到老小及被虜人共六百餘人外有其餘殘黨四散逃遁見不住追捕施行臣除已催促吳錫火急措置粘蹤追襲掩殺取令淨盡外須至奏聞者

獲到王俊下兵并奪到馬奏狀

契勘昨有馬友下潰兵統領王進王俊等五千餘人占

據湘鄉縣七星寨放火殺人出沒作過臣本司差發兵將前去招捕除已招降到王進下人兵外有王俊下一頭項人兵約一千餘人自安化縣走往邵州前去續據邵州申王俊賊馬攻破邵州新化縣發出賊徒四向打虜逼近邵州委是危急臣本司差撥統制官吳錫帶領所部軍馬前去措置招捕據吳錫申已於峯嶺關高平寨等處殺死賊徒四百三十餘人并活捉到將官李贇并老小六百餘人外有其餘殘黨四散逃遁見不住追

捕施行臣本司已具奏聞并申樞密院照會訖再據吳
錫申今月初七日追趕賊徒至地名朱溪竹園其賊於
山嶺上布陣與官兵交戰移時賊兵大敗殺死賊徒五
百餘人當陣殺到强壯賊兵三百二十人奪到馬二十
五疋老小六百餘人除沿路據被虜家口節次識認外
有見在老小三百一十九人及於衆死屍中收到王俊
前後付身告劄八紙印紙歴子一道請受劵歴一本外
有賊徒三百餘人四散奔走申本司　照會除已行下吳

錫再發兵將子細根逐王俊的實下落及追捕散走賊兵外須至奏聞者

湖南無潰兵作過奏狀

契勘臣恭奉聖旨將帶一行軍馬前來荆湖路措置盜賊於八月十一日入湖南界探報曹成下約七萬餘人受福建等路宣撫司招安自辰沅州起發前來沿路殺人放火依舊作過衡永全邵等州人心震恐臣本司差使臣齎文牓等前去約束及於衡州駐劄彈壓曹成人

馬令取徑路入江西界至九月十六日曹成人馬節次
出境了當有馬友下潰兵統領步諒等二萬餘人自江
西袁州入湖南界攻破醴陵衡山攸縣等處臣即時親
統一行軍馬前來衡山縣駐劄與賊對壘夜遣兵將渡
江直擣巢穴招降到步諒等人兵老小共二萬餘人除
給據放散外得强壯六千餘人分隸諸統制官下其步
諒下有安鎮等三千餘人先次出寨前去衡永州諸處
打虜作過臣即時遣統領官陳照馬準等前去招捕除

殺死賊徒外招降到二千餘人亦已措置分撥了當自
衡山縣起發前來潭州已於十月初四日交割職事體
問得馬友下潰兵王進王俊等見在湘鄉縣占據七星
寨虜掠作過臣即時遣發統制官吳錫等前去招捕除
降到王進一頭項三千餘人外有王俊一頭項一千餘
人開走遠去續據邵州申王俊犯邵州界內攻破新化
縣四散打虜逼近邵州委是危急臣即時再遣吳錫將
帶一項軍馬前去討捕據吳錫申兩次殺死賊徒近一

千人生擒三百餘人獲到賊將李贇等其餘殘黨並各走散臣即時行下吳錫須管追襲招捕淨盡又續據吳錫申追襲前件賊徒至全州界殺獲賊徒及統領官榮貴外生擒到統領賊首王俊其餘賊徒七百餘人並已解甲投降委實淨盡及在江西湖南兩界首屯泊作過潰兵亦已遣發兵將逼逐遠去目今荆湖南路别無潰兵作過民漸歸業須至奏聞者

梁谿集卷七十四

梁谿集卷七十五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三十七

乞取益陽縣財賦還潭州奏狀

討殺本路作過潰兵了當見措置楊么等賊奏狀

奏狀

楊么占據洞庭係湖北路本司已遣軍馬把截

已據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來年財賦取自指

揮奏狀

乞取益陽財賦還潭州奏狀

據右朝散郎降充直秘閣權發遣鼎州軍州事程昌禹

申十一月初三日准紹興二年九月十日尚書省劄子

九月九日奉聖旨令潭州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

如本州縣占悋及不供實收支錢糧報應聽鼎州按劾

令佐下人吏許勾決除已差官前去益陽縣外申本司

乞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右契勘臣本司即未曾被受前項指揮自到本路累據鼎州申錢糧急闕臣本司昨兼宣撫荊湖北路理合通融已於十月內亟急般那銀一萬兩就益陽縣撥米一萬石應副支遣去訖今來又據程昌禹備到指揮令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竊緣本司元被受聖旨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節次蒙朝廷差撥軍馬及入湖南路招降揀選到步諒安鎮王進等堪出戰人兵目今約已通及二萬人數逐月支請錢

米浩瀚依元降指揮係通撥二廣合用財賦養贍今來既罷宣撫使判廣四路各歸帥司即本司見屯軍馬二萬人只合用湖南一路財賦支遣顯是養贍不給若依前項指揮權撥益陽財賦即本路大段窘急目前便見闕誤又緣湖南一路累經殘破民力困匱在潭州諸縣尤甚自經孔彦舟馬友等屯泊日久刼掠淨盡至如湘陰一縣税賦幾無人户可催輸納通計諸縣見存凋零人户税賦不多各係兵火後來不住應副岳飛韓世忠

大軍委是重困緩急難更科須所有本路軍馬見別具利害申取朝廷指揮外伏望聖慈詳酌前項事理特降睿旨將益陽縣財賦依舊充潭州支用其鼎州錢粮乞令廣西路那融應副施行庶免誤事

討殺本路作過潰兵了當見措置楊么等賊奏狀

准紹興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訪聞廣東西湖南路尚有盜賊餘黨若不乘時措置收捕了當竊慮日久滋長作過奉聖旨令廣西湖南路帥臣

提刑疾速措置遣發兵將督責應干捕盜官會合討捕須管日近淨盡不得容縱滋長作過仍逐旋具收捕次第申樞密院劄送臣疾速施行臣今契勘先蒙聖恩除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臣依奉聖旨統率大兵前來措置經理招捕盜賊自八月十一日入本路界有馬友下潰兵首領步諒等二萬餘人劫掠醴陵衡山攸縣等處臣遂遣發統制官武顯大夫任仕安左武大夫泰州刺史吳錫等統率軍馬直擣步諒等巢穴已招降

到步諒一行人兵赴臣本司公參又有馬友下潰兵首領安鎮翟忠王進王俊等數頭項於潭衡永邵郴等州管下作過及劉忠下潰兵首領譚深王順兩頭項從江西路界侵犯本路瀏陽攸縣地分臣節次措置遣發統制官吳錫部領軍馬討捕招收内安鎮等四項已討捕招收了當節次奏聞并申樞密院去訖今來臣本路管内即無作過潰兵外止是郴州管下土賊鄧裝彭友接連江西廣南界分出没及武岡軍管下猺賊接連湖北

出沒未平先已遣發統制官武翼大夫文州團練使韓京各率領軍馬見措置掩捕外鄰路江西界有馬友李宏劉忠潰兵湖北界有土賊楊么等時復侵犯本路益陽湘陰醴陵瀏陽茶陵攸縣管下亦已遣發兵將及督責應干捕盜官把截捍禦不管透漏外謹具已措置討殺招收了當及見措置招捕盜賊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已措置遣發軍馬掩殺及招降過盜賊

一本路管內作過潰兵並已掩殺招降了當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步諒等二萬餘人刼掠醴陵衡山攸縣殺人放火本司遣發統制官任仕安吳錫率領軍馬措置招捕於九月十九日在衡山縣管下吳集市殺降到步諒等二萬餘人並押赴本司公參除被驅虜情願歸業人各給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到强壯人兵六千餘人見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安鎮翟忠等三千餘人在

衡永郴州管下打刦殺人放火本司遣發統領官陳照湯尚之招捕見陣殺死外於十月初一日招降到安鎮等二千六百九十五人押赴本司公參除被虜情願歸業人各給與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到强壯人兵一千六十七人見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王進王俊等五千餘人在湘鄉縣管下占據七星寨打刦殺人放火本

司遣發統制官吳錫率領軍馬措置招捕除
王俊不肯受降帶領賊兵閙走外於十月十
一日追襲到地名蔡塘招到王進等三千餘
人押赴本司公參除被驅虜情願歸業人各
給與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到一千五百一
十八人見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王俊等一千餘人不肯受
降閙走劫掠安化新化縣逼近邵州殺人放

火本司再遣發統制官吴錫率領軍馬前去
措置討捉續據吴錫申於十一月初四日在
地名峯嶺關高平寨逢賊迎敵殺死四百餘
人活捉到將官李贇一名并老小六百餘人
外其餘殘黨四散逃遁再行追趕至地名朱
溪竹園交戰殺死五百餘人當陣殺降到强
壯人兵三百餘人奪到馬二十五疋老小六
百餘人并收到王俊前後付身告劄印紙歷

子請受券歷外有王俊等三百餘人四散奔走再行追趕先次招撫到提轄桑文等五十餘人外王俊等復聚欲取山口并石限路奔衡永州全州界分至十四日到地名太白村下寨三鼓以來賊兵偷劫本軍所下寨柵本寨知覺掩殺至五鼓以來其賊大敗追趕至武岡軍與邵州接界地名横江殺獲副統領榮貴并賊徒等生擒到王俊其賊勢窮力屈

乞就招降令招降到一行人兵七百餘人馬
一百餘疋老小五十餘人外別無走散人兵
委是盡淨所有招降到人兵除被虜情願歸
業人各給與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到强壯
人兵六百三十四人分隸諸軍使喚
一隣路江西界作過潰兵並已掩殺出本路界
訖
一劉忠下潰兵首領譚深在江西路界未知的

實人數近侵犯潭州瀏陽縣管下作過本司
遣發統領官陳照焦元部兵前去措置掩捕
於十二月初二日到瀏陽縣地名樓下沙堆
逢賊譚深等一千餘人迎敵殺敗追襲至地
名楓林殺死賊徒五百餘人生擒偽提轄仇
青將官王瓊都教頭甯秀徒伴三百餘人并
收救被虜老小等及奪到岳飛差人齎去御
前招安金字牌一面岳飛公牒一道統制官

姓毛人牓一道黄旗一面其賊並各追襲掩殺出離本界訖本司已將捉到賊首仇青等處斬訖

一李宏下潰兵首領王開山名順約三千餘人在江西界近侵犯潭州攸縣管下作過本司遣發統領官郝晸馬準部兵前去掩捕於十二月初八日襲逐賊人所向到袁州萍鄉縣幷地名雙塘掩擊殺死不計其數生擒到次

首領五部統領孟進并賊徒七十餘人奪到
旗三十餘面槍四百餘條鞍馬等及收救到
被虜老小四百餘人外殘黨並各走散復入
江西路界本司已將捉到賊首孟進等處斬
訖
一見措置遣發軍馬招捕盜賊下項
一本路
一賊首彭鐵大名友係在郴州桂陽縣宜城鄉

三單團作過

一賊首鄧裝在郴州宜章縣管下見占據莽山
　　劄寨

一傜人首領楊再興等在武岡軍管下聚集萬
　　衆出沒不常燒劫作過

一隣路見有盜賊與本路接界見差兵將把截
　　防托

一湖北路賊首楊么占據鼎州龍陽沅江縣管

下地分恃水乘船出沒時復侵犯潭州益陽

湘陰縣地分作過

一江西路界州縣見有劉忠李宏馬友下潰兵

首領張成及姓高姓劉人數頭項未見的實

人數時復侵犯潭州劉陽等縣作過

右件如前謹録奏聞

楊么占據洞庭係湖北路本司已遣軍馬把截奏

狀

契勘土賊楊么黄誠等占據洞庭青草三江之險聚衆數萬出沒鼎澧潭岳荆南峽州數千里之地為荆湖腹心之大患臣已嘗奏聞去訖近來賊寨數出牓文訛言指斥自稱爺法不奉正朔殺戮招安使臣誘脅近地民户兇悖不遜大段猖獗若不趁此春冬水涸之時速行討蕩竊慮將來江湖水勢泛漲賊益得計侵犯州縣難以支吾緣楊么黄誠等寨柵巢穴並在鼎州龍陽沅江兩縣界去鼎州止三二十里遠者不過五六十里於湖

南潭州正與益陽湘陰兩縣接界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坐今年九月二十四日聖旨指揮節文諸路帥臣帶宣撫者並罷荆湖南北路各隸本路帥司劄付本司臣已遵依施行其鼎州係湖北路即不隸屬臣本司照對鼎州有兵萬人屢與楊么賊徒見陣慣習水戰見有戰船可用而臣本司元撥到兵將及新收招降之衆皆係北人自來不諳水戰又臣初到湖南計置打造戰船倉卒未辦今來趂時討捕楊么黃誠平蕩巢穴全藉鼎州進

兵臣本司軍兵可防托把截本路界分使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催促鼎州及早進兵庶幾賊衆有殄滅之期不至滋蔓

已撥益陽財賦應副鼎州來年財賦取自指揮奏狀

勘會臣先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於今年八月内到本路據知鼎州程昌禹申錢糧急闕乞行支撥臣已輟那錢三萬貫及續於益陽縣今來秋苗米内支撥一萬碩應副鼎州外又據程昌禹申録到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潭州擢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緣臣本司及潭州即未曾被受前項聖旨已具因依申奏朝廷未蒙回降處分間又累據程昌禹申委是急闕乞支撥應副臣遂更不待朝廷報下逐急將本縣苗米除已撥一萬碩應副鼎州及二千碩般赴鼎州應副張宗元等人兵之用外措留本縣合用之數有其餘正米六千餘碩并耗米四千餘碩並撥付鼎州去訖今又據程昌禹申本司錢糧闕乏乞將益陽縣財賦盡數支撥應副尋行下

本縣契勘據知益陽縣事魏舜臣申本縣自今年正月一日至今每日所收酒稅牙契并夏稅折納等錢蒙福建等路宣撫使司本路轉運司及本州累行差官下縣盡數剗刷應副大軍支遣了當今來將欲年終日逐續收錢數不多分樁諸司窠名餘剩些小係省錢只可應副得本縣批支土軍鋪兵及過往官兵外只有一色秋稅苗米豁去被賊殘破逃田等數實催二萬五千四百六十餘碩除已支撥及指留外應副鼎州正米一萬六

千二百六十餘碩耗米四千二百四十餘碩通共應副過二萬五百餘碩節次般赴鼎州訖今來本縣委實更無錢貫可以撥付鼎州臣已再行下本縣將紹興二年歳終見在酒税牙契等錢除措留支用外盡數撥與鼎州訖臣今照對近承朝廷指揮諸路帥臣帶宣撫使並罷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各隸本路帥司本司一行軍馬支用錢糧浩瀚既無二廣財賦通融應副又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委實難以支吾兼據程昌禹申本州屯

兵萬人月支米一萬四千餘碩歲計支米一十六萬八千餘碩月支錢一萬五千餘貫歲計支錢一十八萬餘貫雖今來撥益陽一縣財賦其闕少數目尚多若非朝廷措置應副或於廣南西路支撥不唯鼎州決至闕誤兼湖南財賦窘廹亦難以供贍衆軍所有益陽縣今年冬〻財賦已盡撥付鼎州外其紹興三年分夏秋稅并酒稅牙契等錢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梁谿集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七十六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三十八

乞降度牒撥還兩浙安撫大使司贍軍鹽錢奏狀

乞差羅選要部兵捍禦猺賊奏狀

乞專責江西漕臣吳革應副錢糧奏狀

相度歸明官任滿輪易奏狀

乞全州免聽廣西節制奏狀

宮祠謝表

天申節賀表　疏附

明堂賀表

乞降度牒撥還兩浙安撫大使司贍軍鹽錢奏狀

契勘本司近據左朝散郎權通判潭州軍事劉鵬申先准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指揮一行大軍犒設錢計二十四萬貫文令轉運司與本州同共出備內本州已應副過錢一十九萬貫文外有錢五萬貫文係

令轉運司應副尋申轉運司乞行支撥承轉運判官孫
綬指揮為大軍起發煎迫措置不及再三令鵬逐急就
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差來回易使臣承節郎李傑處
於贍軍回易鹽錢内兑支錢二萬貫文遂得應副大軍
起發不致闕事除已撥還過錢三千貫文外尚欠錢一
萬七千貫文不住據使臣李傑守等撥還乞下轉運司
撥還施行本司尋下轉運司撥還去後據轉運司申尋
拖照得昨福建等路宣撫司大軍在潭州除本司應副

過金銀并經撥錢應副支用外今來别無錢物可以撥
還已牒潭州照會去訖本司再行契勘潭州通判劉鵬
先借上件錢已是應副福建等路宣撫司大軍起發支
遣了當今來不住催逼申乞撥窠名錢貫縁本司見應
副安撫使司大軍錢糧日逐合支數目不少尚未足辦
委是闕乏别無官錢可以撥還申乞施行臣今契勘本
路州縣自建炎四年以來數遭兵火官司民户虜劫幾
盡潭州為孔彦舟馬友所據相繼福建等路宣撫司軍

馬到州屯駐措置盜賊每月支費錢三十餘萬貫米五萬碩并犒設錢二十四萬貫一月計支費錢粮近六十萬貫又岳飛一軍於本路支費皆以軍期責認州縣刷倉庫科斂疲民公私罄匱自臣到任潭州一行大兵日用錢粮浩瀚漕計闕乏應副不足委是無錢可以撥還前項借兊應副福建等路宣撫司支費過兩浙安撫大使司贍軍回易鹽錢一萬七千貫文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從朝廷給降度牒付兩浙安撫大使司充還

上件借過贍軍回易鹽錢施行須至奏聞者

乞差羅選要部兵捍禦猺賊奏狀

准紹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勘會武岡軍隸屬湖南緣相去本路帥司遼遠與廣西桂府稍近奉聖旨委廣西帥臣許中遣發羅選要約度事勢將帶人兵前去武岡軍駐劄共力捍禦猺賊候一向事寧日方得勾回如羅選要差出不在本司即別選堪倚仗官兵前去仍令程昌禹差發官兵應援劄送荆湖南

路安撫使司疾速施行臣已備録前項指揮牒廣西經略安撫許中遵依遣發羅選要將帶人兵起發前來武岡軍駐劄并牒程昌禹照會差發官兵應援外今有奏請畫一事件不須須至奏聞者

一臣契勘江西路尚有潰兵作過及本路郴州與江西䖍州廣東韶州等處接界有鄧裝彭友等出沒虜掠即目江湖水勢漸長楊么賊徒猖獗除分屯軍馬捍禦潰兵收捕鄧裝彭

友及會合諸路討蕩楊幺外緣本司差去把截猺賊軍馬不多竊慮觀望事勢轉至猖獗今來朝廷令廣西帥司就近遣發軍馬同共措置誠合事宜深慮廣西邊發不多坐費歲月無補於事契勘臣昨任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日曾行下廣西帥司於隸將不隸將人兵一萬五千餘人内揀選二千五百人團結成一軍輜重火頭在外委羅選要充統制官聽

候緩急勾抽使喚欲乞特降指揮差撥前件
已團結軍馬前來庶幾可以倚仗

一臣近奉聖旨權節制程昌禹等軍馬會合收
捕楊么賊徒已催發進兵討捕外今蒙朝廷
今廣西帥司差發羅選要軍馬前來武岡軍
共力捍禦猺賊竊慮廣西帥司所遣將佐軍
馬既到本路亦合權聽臣節制庶幾不致有
失事機伏望特降指揮施行

一臣契勘本司見管軍馬逐月合用錢糧草料緣本路州縣累經兵火公私匱乏見今支遣不繼今蒙朝廷下廣西帥司差發官兵前來武岡軍其所用錢糧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廣西路轉運司計備半年合用錢糧前來應副支遣庶幾不致闕誤

一臣契勘武岡軍猺賊據恃山險出没作過臣雖分遣官兵前去捍禦及見一面措置施行

外緣自來攻討溪洞全頼器甲利以長兵多
用神臂弓取勝臣本司諸軍闕少器甲本路
諸州數經兵火及武岡軍累年摇人作過用
兵不已甲仗庫空虛全無可以施設臣先帶
宣撫使司曾行下廣西製造器甲及契勘得
桂州見管神臂弓數多行下經略司取神臂
弓三百張緣併罷宣撫各歸逐路帥司不曾
起到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廣西帥司將造

到器甲及見在神臂弓依數支撥并合用箭
數一就支付施行

右件如前謹録奏聞

乞專責江西漕臣吳革應副錢糧奏狀

勘會臣先准尚書省劄子節文紹興二年八月十五日
奉聖旨令韓球於已降糴本紬絹内先次充支絹八千
匹紬二千匹應副冬衣使用仍仰給於建康府寄樁上
供紬絹内依數取撥補還應副糴買及令韓球於江西

上供米內撥三萬碩及於本路合起經制錢內撥五萬
貫應副支使臣於去年十月初一日已後累牒韓球遵
依支撥及委吉州通判高公惕計置起發上件紬絹差
本司准備差遣李璪等前去江西路催促施行去後至
今三箇月餘韓球並不依數支撥亦無回報今方據吉
州通判高公惕申承韓球牒稱別無紬絹已申朝廷乞
下湖南收簇本色及以見錢相兼支給或乞下建康府
於寄椿紬絹內正行支撥并據准備差遣李璪等申韓

球百端推托未肯支撥錢米却承臨江軍牒准韓球牒
稱本路所入經制錢不多已申尚書省乞蠲免去訖備
錄申臣乞照會施行臣今照對先提領軍馬之任經過
吉州韓球占怯不應副錢糧留滯師行臣曾具韓球弛
慢奏劾蒙朝廷委江西安撫大使司體究以故韓球挾
此私忿故違前項已得聖旨阻滯不肯先次兊支紬絹
及支撥錢米竊緣臣本路數遭兵火公私匱乏今來潭
州屯兵數萬支用浩瀚委實供贍不繼指准江西支撥

上件錢帛斛㪷到來支遣去冬諸軍已是無衣絹可以支俵今來又逼合支春衣月分似此韓球挾私不為遵奉聖㫖兊支應副深恐軍士因縁衣糧欠闕别致生事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㫖施行仍乞嚴立日限專責漕臣吳革應副庶幾不致遲誤

相度歸明官任滿輪易奏狀

准紹興二年十月四日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臣竊見溪洞歸明官應湖南邉郡及二廣皆有自崇觀以來員

數寢多當時朝廷務要優恤遠人於是添差為諸州郡指使及添差監酒税之類意在資以俸給以活其家本不取其才任及至後來諸州措置隘寨益廣抶人把托於是又盡令管押兵夫其所管押皆是鄉民其歸明官生長溪洞初無愛民之意亦不習朝廷法令遂犬豕性貪婪無厭鞭笞摧辱無所赴愬假如州縣虐政苛或替移民復得蘇至如歸明官有自歸明至今已及十年十五年乃至二十年未嘗罷去民之無告無有休已甚者

廣田宅結婚姻所喜則相親所憎則加害黨類既植根株牽連豈可置而不恤哉議者欲令帥臣籍其姓名同州縣官三年一易或云只循舊例添差罷其管押兵夫之事臣愚以謂遠方傳聞難以預度今欲望睿斷詳酌劄付二廣湖南帥臣因使人之行而面授之俾之密行措置務令適宜既不令歸明官失所致怨亦不令遠民受害無已庶得少稱陛下軫念元元之意伏候勑旨十月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廣南荆湖路帥臣限

五日措置聞奏仍不下司劄送臣施行須至奏聞者右
勘會湖南管下溪峒歸明土官除在本洞彈壓山猺即
無係本路諸州添差職任外其潭衡等州見管添差監
當指使並係廣西湖北管下溪洞酋首初以納土補官
次則注授差遣還徙出離巢穴以安邊面依條不釐務
亦不差注替人本州常切羈縻其官司自合遵守法令
不可差委幹當及管押丁夫把隘之類臣今相度應添
差諸州歸明官並支與本等請給養贍籍其姓名常切

照管以三年為任雖軍期亦不得差委幹當事務及管押兵夫把隘等若任滿輪易添差充非緣邉州指使監當亦不許簽書公事及主管官物之類仍依條候接人到日方得起發及闕報移任州軍照會如官司依前輙有差委乞朝廷嚴立法禁約束施行

乞全州免聽廣西節制奏狀

據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狀申照會本州係湖南僻遠邉州昨緣本路盜賊四起鄰路廣

西經略司措置隄備奏乞朝廷割本州隷廣西因此畫紹興元年九月一日奉聖旨今後遇有軍期其全州許聽廣西經略安撫司節制互相應援易契勘本州止管兩縣共有九鄉所入財賦至微累年調發兵馬非泛支遣浩大又去夏遭孔賊殘破民力凋瘵雖與廣西相鄰緣係湖南古郡即今本路盜賊未息州縣悉力隄備久隷本路帥司若更聽廣西經略司節制設有調發本州兵馬或分屯官兵駐劄不唯難以應副又緩急之際與

本路帥司指揮兩有牽制若一違戾以誤軍事官吏
枉負典憲申乞施行須至奏聞者右臣契勘全州自舊
係湖南屬郡南至桂州雖只二百里其川原道路並不
相接遇全州管下徭賊出沒并别處盜賊侵犯其全州
措置事宜並聽湖南路帥司節制若全州不失隄備則
廣西路更無軍期如去年六月曹成侵犯桂州事勢危
急頼湖南路安撫使司遣發張憲吳錫兩項軍馬自全
州徑入桂州界方始解圍以此顯見全州只合聽受湖

南路安撫使司節制今若令更聽廣西節制不唯一州難以遵守兩司指揮兼廣西路桂州遇有軍期其事宜並須先在湖南況今本路武岡軍管下接湖北等處猺賊作過正與全州一帶溪洞猺人連接臣已措置調發兵將及令全州等處團結兵民併力捍禦掩捕若全州聽受節制不一深恐緩急調發及分屯軍馬因緣牽制無所適從有誤臣本路軍事實為未便所據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前項狀申欲望聖慈

詳酌特降睿旨全州免聽廣西經略安撫司節制如日後廣西或湖南路有軍期即兩司自相關報應援施行庶幾各路軍政歸一不致别有侵紊

宫祠謝表

臣某言臣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准勑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任便居住者奉詔令於侯藩愧無善狀修香火於琳館叨沐寛恩感懼交深涕泗横集中謝

伏念臣衰遲孤跡憂患餘生蒙起廢於丘壑之間使收

功於桑榆之日蕩攘群盜循撫疲民黽勉百為茂著涓埃之效積累多釁終煩搏擊之方荷聖度之包荒宏皇明而燭隱衆毀銷骨雖貽投杼之嗟太陽中天必冀容光之照解帥閫之重寄還真祠之舊遊有靦面顏尚叨餼廩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躬天錫之勇智濟國步之艱難以虞舜好察之心行成湯克寛之政致茲罪戾亦被保全臣敢不湔雪前非激昂晚節遥瞻軒陛雖無望雲就日之期自屏山林益勵憂君憂國之志

上天申節賀表 功德疏附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天申節中外稱賀者薰風協序炎德鍾祥紀誕節於身辰對中天之休運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均覆載政懋經綸親總馭於羣才期蕩平於逆冦豐年助順醜類革心願宏藝祖之開基安斯民於一怒坐格仁皇之至治嗣寶歷於無疆臣嘗玷宰司外叨真館七星去國難忘畎畝之忠萬壽稱觴莫預雲龍之會

天申節功德疏

右伏以中天啓運賴真主以成能率土懷仁冝高穹之眷命敢因誕節申祝壽祺被海藏之靈文效嵩呼於愚悃皇帝陛下伏願紹隆大統永庇羣生順風雨於農時助成妙略配乾坤於聖德坐享遐齡俯及萬方均兹五福臣無任

明堂賀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十五日明堂大饗禮成者與天合德

載隆眷祐之休唯聖爲能不忘昭事之意已告成於茂典仍敷布於湛恩中賀臣聞自昔總章以時宗祀發揚至教必崇簡大之規對越高穹要在精誠之格允屬中興之運克講合宮之儀恭惟皇帝陛下道妙難名機深不測憂勤願治惟民瘼之是求寅畏保邦豈神歡之敢挈爰及郊禋之歲載新路寢之祠氣肅杪秋日涓既望雲屯移仗雖天步之尚屯宣室受釐實帝心之丕應臣嘗叨柄任久去天光聞盛禮之舉行徒深爵躍造廣筵

而稱慶莫效鳧趨



梁谿集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七十七至八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楊汝梅

# 梁谿集卷七十七

宋 李綱 撰

## 表劄奏議三十九



### 陳捍禦賊馬奏狀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人

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況臣世受國恩嘗蒙眷奬擢寘近司雖以罪戾退伏海濱荷保全之大德未嘗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慮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為三策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裨廟筭之萬一伏望聖慈特垂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偽齊劉豫以虵豕之姿扶金人虎狼之勢僣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

發今者輒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遣民借助强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左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遥度而預料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敵之退屈已在目中睿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

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於馬陵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内必虚而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于武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為之繼援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

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𤪌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師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絶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

此中策也萬有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摽掠之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為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

時為退避之計則可今為是役者偽齊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鴟張則將何以為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況偽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關陜之民非金人比借有寇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於我昔苻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

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靮而扞牧圉夙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已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聽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干冒天威臣無任

擬諭詔書

勑李巺所奏具巳見陳為三策捍禦賊馬事勢具悉朕以豫賊逋誅敢稱兵而內嚮金戎助逆共舉衆以來侵擾載靡容臣民共憤廼覩乘於戎輅用戡定於邊隅卿忠貫神明慮先著蔡料敵於千里之外制勝於三策之間既攬囊封備觀籌畫見大臣體國之義得賢者愛君之誠心在王室而無中外之殊憂以天下而以安危自任忱恂所屬嘉歎不忘故茲奬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十八日

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具已見陳為三策捍禦賊馬事特降詔書奬諭者褒封上奏冐陳千慮之愚忠函詔俯頒光奉十行之細札粲若日星之麗寵踰袞繡之華祗荷恩私罙深感涕中謝竊以逆臣干紀肆其蛇豕之心邊寇怙強借以虎狼之勢侵陵淮甸窺伺江南六飛決策以親征諸將摧鋒而用命人神助順輔相協心明明廟謨宜天聲之大振嘽嘽王旅將賊黨之盡殲而臣夙

苟眷勤嘗陪機政抱痾負罪雖遠跡江海之濱憂國愛君每馳心輦轂之下當天步艱難之日乃淵衷開納之秋敢輸老馬之知少替竇䖸之用顧借筯以靡及憖料敵之匪工出位而言方虞斧鉞之戮虛心以聽亟被絲綸之襃拜賜甚優以榮為懼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聰明日躋謂光啓於中興必削平於大憝欲恢遠略以盡芻蕘之言故不遐遺曲敦簪屨之舊致茲誤寵驟及非才臣敢不仰體睿慈益堅素節謀或可績儻著

稱甲令之忠知無不言願繼塵乙夜之覽臣無任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勑李某比以逆臣嘯亂反易天常陰導狄人提兵南嚮朕親乘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係首彼勢既屈潛師遁逃念茲却敵之初圖為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為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朕將虛巳以聽擇善而從君臣

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欽佇嘉猷冀聞確
論故兹詔諭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九日

謝詢問利害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上
臣已遵稟睿訓具狀奏聞者十載倦游屏居海上數行
温詔來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恩輝所
建報稱爲難中謝竊以詢于芻蕘帝王之盛德告以善

道臣子之至情秦詢黄髪而霸業成漢屈羣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六師文帝幸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讋羗戎肆於却敵之初圖為善後之策特頒明詔俯訪舊人丁寧脣訓之辭若恭承黼座之側諮諏當世之務如親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奇吐策宜得平良之臣而臣曩以非材嘗叨近輔學術泥古識慮闊踈憂患薫心志氣凋落

夫何欵啓寡聞之陋亦與詢謀採擇之聞謹已審察事機條陳利害亟上皂囊之奏冀塵乙夜之觀戇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疎通知體豈類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大度赦其狂瞽愽招可績之謀用以設施大啓中興之運則臣繼此有得敢忘上陳海嶽深崇豈賴涓埃之助日月清照但傾葵藿之心臣無任

梁谿集卷七十七

# 梁谿集卷七十八

宋 李綱 撰

## 表劄奏議四十

###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戎馬退遁令人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濵曽不遐遺以國家邊

防愽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闊踈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敵提兵南嚮俶擾淮壖其意葢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敵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葢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

以敵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於腥羶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矣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譬如奕碁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

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内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儻不先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為得計議者又謂敵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弈碁捨局心而就邊角迫蹙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殽之師

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
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
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
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
戡定禍亂又況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
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鋭
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
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

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

應付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荊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敵馬雖多豈能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

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為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為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荊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陜之帥

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尅捷因利乘便收京畿
復故都以慰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
中而斷以至誠必為之意葢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
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
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
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在勿失
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

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覩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為强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藁街之誅强悍之敵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

褊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寛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吏都之今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貯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廵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旣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立

官府創營房使麤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宫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懐之略則臣願先為自强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强敵之勢為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

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斂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内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内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悦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卹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疆之計

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麤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諫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淺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葢雖朋友尚不易言而況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

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從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鈇鑕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覩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

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略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

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茍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鄰數十萬

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今敵馬雖退而其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埸相望道里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却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棊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棊之置子必

可得志臣請試陳其說竊覩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
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
後可哉黄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
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
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歳不親征
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眞
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
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

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陜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

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秪傷國體金人自知積怨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𣪍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

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此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説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

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强之大敵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强敵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

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顧陛下待以至

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始終用蕭何太宗始終用杜房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況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

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吴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

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黷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偽而辨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

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懐材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

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

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寖明寖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寖微寖弱也晉之士風尚虚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至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狥私邪説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為朝廷

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
姦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頼國家寛仁秪從
竄逐其士風遞相倣傚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壊
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
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
秩録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
誅謫之寃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
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

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詈則大進小詆則小遷濤訕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副以重權使禦强敵於關陜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為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甞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

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諉寃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

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葢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堂室奥序具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葢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

于兹境土未復僣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摹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麤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僣逆之臣强悍之敵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

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掻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焫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蔑以為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

於未奔沈之前十日豫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鬬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穮蔉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

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恊心同力務盡人

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為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

脩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荅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太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為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

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
廷者故冀土愚臣忘生觸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
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
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
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胄履危險而身
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
浙閩廣川陜財用可理足以為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
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

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彞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為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為也擇善而從

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强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

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以
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
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遠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
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
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
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為獻伏蒙聖慈特降
詔書奬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
淺冐進狂瞽之說以凟天聽昔太宗謂魏鄭公為敢言

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感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攄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干冒天威臣無任

梁谿集卷七十八